



# 變動的中國

## 讀何偉的「中國紀實三部曲」之一： 《消失中的江城》

莊惠茹 ◎ 國家圖書館採訪組編輯



**消失中的江城**  
何偉著；吳美真譯  
八旗文化  
10104/490 頁 / 21 公分  
46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8790643/672

### ◆ 前言

何偉 (Peter Hessler, 1969-)，美國人，1996 年以「和平工作團」的身份被派駐中國擔任英文教師，在教學之餘，他透過好奇的雙眼，仔細地觀察江城小鎮裡的居民百姓，進而以溫情之筆，深刻而細緻地描述了變動的中國，及其努力順應變化誠懇生活的子民。當時的中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三峽大壩工程，長江沿岸的城市鄉鎮興起一波數百萬人次的移民潮，千年古蹟或遷徙他處或湮沒水中，記憶不復記憶，然而這只是中國變動的一小部分而已。何偉居處的雖然只是一個尋常的偏遠古城，但他深信此刻的中國正處於大變動的時代，而他所在的江城——涪

陵，正扮演著重要角色，他決定記錄下「這個城市在歷史長河中那個特定時刻的精彩瞬間」，並捨棄外國記者慣常以訪問政治或文化人物的方式來談論今日中國，而是設定以常民為觀察對象的寫作基調。於是，這樣的視角決定了何偉作品的溫度，他走入村里，結交百姓，以溫柔而飽富情感的雙眼看待這片土地上的各項發展與人文化成。兩年的教學工作結束後，何偉收拾行囊返回美國，但終因不能忘懷斯土斯民，故而決定以自由作家的身份旅居中國，展開中國踏查之旅。歷經漫長的 10 年觀察，累積難以計數的筆記，他最後選擇以遊記體小說的方式，寫出一位美國青年眼中的中國紀實三部曲：《消失中的江城》、《甲骨文》、《尋路中國》。

### ◆ 作者背景

何偉出生於美國匹茲堡，成長於密蘇里州，父母皆為大學教授，中學時受語文老師的影響，決定以寫作為職志。大學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主修英文和寫作，並於此際接受非小說類敘事性的寫作訓練。升大四那年暑假，因擔任某基金會人種誌研究員的關係，

發表了以一個偏遠小鎮的為主題的研究論文，從此開啓了他在小鎮從事研究和寫作的興趣與計畫。大學畢業後，何偉負笈英國牛津大學修讀英國文學，在 1994 年完成學業的那個夏天，打包好行李的何偉體內旅行因子蠢蠢欲動，於是這位喜好閱讀與寫作的文藝青年，選擇繞遠路經由東方回家，歷經 6 個月的舟車勞頓，穿越歐亞大陸到達泰國。在這段旅途中，他搭乘了橫越西伯利亞的火車，第一次踏上古老的中國大地。這趟為期半年的畢業旅行開啓了何偉的旅遊文學寫作之路，他將旅行中見聞陸續發表在《紐約時報》等各大報。兩年後，時任自由作家的何偉，申請加入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並要求前往亞洲（注 1），這一次，他如願的被派往中國。

### ● 《消失中的江城》介紹

何偉《消失中的江城：一位西方作家在長江古城探索中國》一書於 2006 年由久周出版，久周出版社結束營業後，該書由八旗文化取得版權，於 2012 年 4 月重新出版。最早的英文原版於 2001 年由 HarperCollins 出版公司在美國和英國同時推出，取名為《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是何偉的第一本長篇遊記，書籍蟬連《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數週，並獲得 2001 年「奇里雅瑪環太平洋圖書獎」（The Kiriya Pacific Rim Book Prize）。

#### （一）順流而下，江上邊城

1996 年 8 月底一個溫暖無雲的晴朗夜晚，27 歲，只認識 40 個中文字且聽不懂川

話的何偉搭著慢船順流而下，來到四川東緣的山城，開始了為期兩年在「涪陵師範專科學校」英文系任教的工作。倚立在校園宿舍欄杆旁，眼目所及奔流的烏江、雜亂的城市、渾濁的長江以及幽暗的白山坪，帶給這個美國青年無限的東方想像：「我的目光常常橫渡烏江到迷宮般的街道和階梯，我的耳朵常常聆聽著遙遠的日常生活嘈雜聲，然後，我會想著藏在這個濱江小城裡的奧秘。我想去探索這一切奧秘：我想去下面碼頭，看看那些船隻；我想和棒棒軍交談；我想探索穿過舊城區那些糾結的石階網。我渴望明白這個城市如何運轉，而人們在想些什麼——因為沒有一個外國人做過這些事。」（注 2）於是課餘之時，何偉帶著筆記本，揹起營帳、睡袋與鍋子，沿著烏江、長江、白山坪，走向村野也走進城市，展開涪陵在地踏查之旅。只是，在預期之外的，這樣的浪漫情懷必須兼伴著中西文化衝突，跌撞前進。

一開始，這個自 1949 年以後再無美國人蹤影的江城（注 3），以驚奇且搜異的眼光看待這個外國訪客。於是，何偉的行動坐臥成為被仔細觀看（察）的對象，他因此備感威脅，因為「這輩子沒有被人看得這麼仔細」。他的每個動作都被重新呈現與放大評估，每一個不自覺的舉動或習慣都被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並成為學生的談論焦點和日記及作文的描述對象——縱使那只是尋常的笑聲、外國人常有的洋鼻子和簡單的帶一瓶水上課等小事。校園生活尚且如此，真正的挑戰是進城，中國人群的「注視」壓力大到令之精疲力盡：「以一個外國人的身分住在涪陵這樣的





地方，向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壓力會讓你精疲力盡：人群以令你窒息的方式注意你，總是有人以嘲弄的語氣對你大叫，你得不斷努力弄清楚外國人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所幸他學會調整心態，試者以同理心及從容的態度面對每一個注視、每一段談話甚至是每一聲嘲弄：「這主要是一個培養耐心和信任的問題。我必須讓事情發生：如果有人想接近我，我就和這人說話，我也幾乎接受所有的邀請。……當我任由事情發生，事情總是以最好的方式發生。……有無數個下午，我什麼事也不做，只是拿著一份報紙坐在茶館裡，和任何出現在我面前的人談話。這種情況也變成我的旅行慣例，在一個新的城市，我會找一個公園，某個我可以坐下來閱讀的地方，等某個當地人停下來和我聊天。」心境和態度上的改變讓他開始能自在走入人群，廣結友誼，進而有機會走入基層人民的家庭，貼近他們的生活，體會中國人濃密的家庭關係、熱情的好客之道、特殊的敬酒文化甚至是家族歷史的累累傷痕。就這樣，作者珍惜且把握住每一段友誼，在一次次的因緣相聚裡真誠相待，促使他有機會「睜大眼睛，看他們的故事在我面前展開」。

### （二）文化大戰，以詩和解

在校園生活裡，何偉逐漸學會技巧性地面對校方「專制的友善」及「眼目所及處處是政治」的教育政策。所幸，這所註冊人數不到2000人的小學師資培育學校，學生多半來自四川農村，有著自然純樸的性格，在此任教所獲得的尊重遠高於作者在美國的教育經驗。只是在長期的社會主義教育使學生習

慣「帶著不信任的眼光看著外面世界」，常以社會主義詮釋文學，並將對西方自由意志的不信任投注在這位美國老師身上，稍不注意，課堂上即是一片戰火煙硝。這一場場文化大戰著實讓何偉感到氣餒：「那就是我們的鴉片戰爭；為中國和美國歷史而發動的、安靜而無意義的戰爭，因間接的評語和謹慎的影射而加劇的戰爭。」所幸課堂上朗聲誦起的英美詩歌讓一切變得簡單。中國學生與生俱來的格律天賦，讓詩歌賞析變得意外得容易與美好；於是，當學生融入東方典故巧妙的賞析了帶有中國特色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之際，政治遠離，文學歸來，「我們大聲朗誦詩作，讓詩帶著甜美的規律性在教室回響。」課堂上橫跨了夏秋兩季的意識戰爭終於在隆冬時節停火，朗朗的誦詩聲似「一陣陣抑揚格的霧氣湧上了天花板」，文學於此際起了淨化作用，英美文學課是如此的單純、寧靜而美好。

### （三）江城巨變，百姓安居

新中國崛起，強大的內需促使各項工程積極進行，經濟發展以飽受蹂躪的環境為代價，空氣污染與工程噪音伴隨著汽車與輪船的喇叭聲，徹底擊潰何偉的鼻竇與耳膜，他深刻「體驗」到三峽大壩工程車敲擊江石的力道。然而隨著長江水位的逐漸上升，他更好奇即將成為大壩移民的江畔居民何以遭此巨變，仍能「處變不驚」，日常生活裡仍盡是幽默、生氣與活力。何偉認為這與中國人常處巨變的歷史背景有關。百年來，中國土地歷經戰火的洗禮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人民殘喘求生，自是練就一身處變不驚的本事。

於是資本主義的入侵、經濟進步、財產私有化的改變等，雖然加重了人民的生活及經濟負擔，但這些外人認為令人吃不消的巨變，對他所認識的中國朋友身上，卻看不到特別的憂慮，反而「出奇的平靜，因為他們都曾經歷過更可怕的狀況。」這樣的城市無疑充滿了生命力與吸引力，引起了作者強烈的好奇心。

爲了記錄眼下的點點滴滴，他養成了寫筆記的習慣，在平日裡和人交談時手不停歇的記下對話，課餘之暇則花很長的時間伏案撰寫日誌；事無大小，不分巨細，他像個人類學家一樣悉心記錄著所見所聞。任教期滿後，1998年的8月何偉依依不捨的告別學生與親似家人的朋友回到美國。然而伴隨著強烈的思念之情，在沒有任何截稿壓力的情況下，作者坐到書桌前，攤開數百頁的筆記，以4個月的時間，夙興夜寐，寫下了2年間的江城故事，完成了他的第一本書。而那段豐富的時光和那塊生氣蓬勃的土地，既成爲變動中國的一個縮影，也成了作者最終的關

懷主題和永遠顧盼的所在。

## 注釋

1. Peace Corps，美國和平工作團，於1961年由美國前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於任內提倡，由其妹婿席萊佛（Sargent Shriver）創辦。創立之初在於號召美國有志青年走向世界，前往開發中國家從事各項援助工作，以實現美國的睦鄰外交政策。爾後工作團的編制與目標逐漸擴大，迄今已經有超過20萬世界各國志工加入，前往139個開發中國家進行各項協助。何偉曾於大學畢業那年（1992）申請加入，並獲派前往非洲，但因其同時獲牛津大學獎學金故而取消申請。
2. 「棒棒軍」是當地對挑夫的稱呼。
3. 1996年的涪陵人口20萬，是四川省東緣一個貧窮的地區，交通極爲不便，既沒有鐵路，公路狀況亦極爲險惡，船運是當時最主要的交通方式。不過該書原文版於2001年出版時，通往重慶的超級高速公路已完成，新的鐵路幹線亦修建中，船運已沒落，而鄰近的低窪地區已被三峽大壩淹沒。

